

怡亭者篆蛟龍纏
脩菴高張翠羽蓋

少卿仁兄大人雅正
翁同龢書法

现代诗坛

伊犁，伊甸

高兴

薰衣草

在帕米尔高原，
我们谈论着伊犁，
谈论着伊犁的薰衣草。

映妹说，六月，
薰衣草让伊犁变成
紫色的海洋。

种种缘由，我们
错过了六月，
却在九月来到伊犁。

九月，我们没有
看到薰衣草，却发现
薰衣草的影子
处处飘浮，在伊犁的空气中。

相聚

到南京，
当然想见黄梵。
可不是我行程太紧，
就是他事情太多，
我们到末了也没能见面。

电话里，黄梵说，
还是到伊犁去见面吧，
在伊犁，我们几个
兄弟好好说说话。

于是，我们各自登上飞机，
穿越五千里，来到伊犁，
终于聚在了一起。

在伊犁，连声音都是静的，
静而从容。
几杯酒下，我和沈苇
同时欢呼：
这才是谈心的地方。

伊犁，伊甸

伊犁，伊甸，
时常，我总是将这
两个地名混淆。

伊犁在地上，
伊甸在天上，
它们区别很大的。
荔枝再三强调。

我点点头，可每到
张口的时候，
照样容易出错。

伊甸，伊犁，
难道不是一个地方？
我无辜地问道。
兴许，我的错误
恰好隐含着个真实。

赛里木湖

迟了一天，
我没能看到赛里木湖。

占春为我描述着。
他描述赛里木湖时，
我分明又见到
他吃拌面时的神情。

吃拌面时，占春
比同情人约会还幸福。

单凭这一点，
我就能够想象
赛里木湖到底有多美。

明年，无论如何，
我还要再来伊犁一趟。

小小说

走在晨光中

李培俊

走出城区，跨上通往小陈村那条乡间公路，南县长不由长长吁出一口浊气，伸开双臂做了几个扩胸动作，然后盆下水泥路，走进不远的玉米地。时至初秋，玉米正是绿叶红缨时，玉米棵上缠绕的豇豆，紫色花朵正撒着欢开放，整个田野弥漫着一种清新纯净的气息。南县长随手揪下一片黄豆嫩叶，在脸上象征性地扇了几下。

南县长喜欢早上一个人出来转悠，今天转到城东，明天转到城西，到了后天，或者是城南，或者是城北。转足转够，在城边虎记小吃摊要一碗胡辣汤两根油条，狼吞虎咽吃下，大手朝嘴上一抹，直接前去上班。

好多人知道南县长这个习惯，那些进不了县政府的农民、市民，有了事直接在乡间小路上堵他，要求帮着解决问题。对此，南县长很有些怨言，他对政府办主任老刘发牢骚说，靠，我这步散的，变成现场办公了。老刘笑笑，说，政府门口有保安守着，那些人不是进不来嘛，只能在路上堵你了。南县长想想还真是这回事，就对老刘说，把政府门口的保安撤了吧。

南县长正拿黄豆叶子扇风，一辆农用三轮开过来，一股股黑烟在晨光中消散开来，钻进南县长鼻孔。南县长皱皱眉头，暗暗骂道，这个懒蛋，自

己的家伙不知道维护，滤芯早该换了。正要和司机说滤芯的事，农用三轮却陷进泥坑，使劲叫几声便没了声息。司机跳下车子，查看一番，便骂开了，路坏了几个月了，也不知道修修！他妈的县长是咋当的！骂完，招呼南县长，伙计，帮着推推车子吧。

南县长心里不大舒服，求人帮忙，还骂人家，这人真他妈混到家了。南县长说，小伙子，路坏了没修是县长的错，可你犯不着骂人家呀。司机说，我咋不能骂？你和他又不是亲戚，谁叫他不把路修好呢。

南县长不是吃亏的主，手搭到车后厢上，嘟囔着还了一句他妈的！骂过了，南县长气顺了，说，伙计，给油门。

车子出来了，车轮带起的泥水甩了南县长一身。南县长苦笑一声，说，小伙子，我这裤子可是今天出门时穿上的，T恤衫是昨天洗的，看弄成什么样子了。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不起老哥，要不，我给你洗洗？我家是小陈村的，不远。南县长摆摆手，说，算了吧，我回去自己洗。两人站在路边攀谈起来。小伙子说，小陈村家家种大棚菜，可老发愁卖菜，收了菜卖不出去，商人一听是小陈村的，合同就不签了。为啥？路不好啊，车进不来

呗。南县长说，我得劝你一句，瓜是瓜，瓠是瓠，这缸不搅那缸醋，以后嘴上留点德，别乱骂人。

一个月后，通往小陈村的公路修好。通车那天，南县长亲自去了，先坐在路面上查看一遍，见该补的补了，该修的修了，平平展展，畅行无阻，这才站在路边，和交通局长商量道路的维护问题。那个小伙子开着农用三轮过来了，拉了一车萝卜、青翠欲滴。见了南县长，小伙子说，老哥，你也来了？路修好了，今天不用你推车了啊。交通局长一听就笑了，指着南县长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小伙子说，不知道，我只记得他帮我推过车，新裤子新T恤弄得水湿。交通局长说，他就是咱南县长，这条路就是他修的。小伙子不好意思了，脸红着，说，对不起啊南县长，那天……那天……我不知道，骂了你。南县长拍着他的肩膀，说，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嘛，可话说回来，那天我也没有吃亏，你骂了我，我也骂了你，还多骂了你一句呢。以后呢，南县长指指交通局长，说，以后路不好了你骂他，别骂我。不过，现在讲文明，咱俩谁也不要骂人了。

小伙子双脚并拢，来了个敬礼动作。小伙子肯定没有当过兵，那礼敬得不伦不类。



涛声依旧 布鲁斯坦 摄影

随笔

想起“汴水秋声”

马承钧

每游开封，总被这北方水城的灵秀所感染，似回到江南水乡的老家。老人们则说，生态今非昔比了，当年的梁园雪霁、铁塔行云、汴水秋声、相国霜钟、繁台春晓等“汴京八景”才是美景哩。

于是查找古籍资料，对“汴水秋声”有了较为明晰的感觉。汴水也称汴河，是古代的一条人工河。605年由隋炀帝杨广发动百万民众开掘而成。它全名通济渠，流经开封的一段则叫汴河。汴河西起荥阳大周山洛口，引黄河水经中年的官渡由“利泽水门”和“大通水门”流入汴京城内，今天开封市内的州桥街、后河街、袁宅街、胭脂河街等街区曾是它流经之地，最后经城东东南角的“上善水门”流出，再经陈留、杞县与泗水和淮河汇合，最终流入长江。

隋炀帝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开挖大运河，初衷虽然是为了个人享受和游览南北的需求，客观上却起到繁荣汴京及周围地区经济的作用，可谓“无心插柳成荫”。后来爆发农民起义，靠弑父杀兄上台的隋炀帝被其近臣宇文化及所杀，这怕是隋炀帝做梦也想不到的。

新书架

从今天眼光看，北宋时开封能成为称雄世界第一大都会，除了历史和人文的原因外，也与“汴水秋声”不无关联。当时这条汴河乃是开封的生命线，它不啻扮美了汴梁城，令这座古城秀色倍增，更大大促进了京城的经济繁荣。它将黄河与长江连为一体，使南北粮食和物资源源不绝运进开封，在没有火车、汽车的时代，它对于汴京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谓功不可没。据记载，宋朝时每年由汴水运到开封的粮食就有800万石。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汴水运来东南的粮米，又将中原物资运往江浙，十分繁忙。“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大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描画的汴水景色之美和水上运输之忙，早已妇孺皆知了。

遥想当年，汴河上舟船如织一派繁忙，两岸一片秀丽风光，因而有了“一苏、二杭、三汴梁”的谚语。每年入秋前后，汴水猛涨，千里碧波奔腾不息，凉爽的秋风吹来，滚滚涟漪金光闪烁，官殿铁塔倒映其间，波浪涌卷水声清越，那景观自然煞是迷人，

文人们于是演绎出“汴水秋声”一说。唐诗人皮日休有绝句《汴河怀古》曰：“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宋人为“汴水秋声”题诗道：“霜落秋声起汴河，西风袅袅白频波。晚来照落天边字，摇曳汀州听雁多。”明政治家于谦曾任河南巡抚17年，也写有《汴城八景总图》的诗作。

北宋朝廷十分重视对汴河的修治和管理，每年春天都要从邻近县市征集大量民工，疏浚汴河口及淤浅的河道。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水暴涨，宋太宗亲临工地督促施工，宰相等一帮大臣见状纷纷劝他回宫休息，他说：“汴京城有居民百万家、拥兵十万，天下盛衰全仗这条运河了，朕焉能不顾？”足见汴水与北宋王朝的兴废存亡休戚相关矣。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如今汴河早已不见，其遗址变成开封的闹市区，一条条街道、一栋栋建筑取代了昔日的河道与舟船。专家考证，如今开封至商丘公路两侧地势偏高的农田，乃是当年汴河的河堤。“汴水秋声”虽已绝迹，汴河曾经的辉煌却镌刻在历史和古城的记忆里。

《中国文脉》

时华语

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却由品位来定。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等级就是文脉的生命，而文脉的原始材料则是文字。作者将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定为中国文脉的始祖。《中国文脉》正是以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到魏晋时期的三

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历史与现实相汇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全书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中国文脉脉络，酣畅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灵魂走向。面对近现代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面对中国文脉在今天的渐隐难觅，余秋雨主张，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平选之风，重建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并提倡努力拨去当前的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然后进入深度的探讨。

张店主笑道：“现在付贵是整个市场的公敌，谁敢留他。”
我还想再问，药不然却偷偷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别说了。他跟张店主又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扯着我和黄烟烟退出店铺。我问他到底什么情况，药不然摇摇头说：“天津这地方，古董行当也自成一圈，跟北京那个圈子虽有交通，可骨子里彼此都看不上眼，有点像京津两地的相声界关系。付贵说到底也是天津圈子自己的人，家丑不外扬，咱们再问下去，人家肯定不乐意。”

我皱起眉头，这就麻烦了。不找到付贵，就解不开木户有三笔之谜；不解开那个谜，就换不回东北亚研究所那群老头子的支持；没他们的支持，玉佛头就回不来，这几件事环环相扣。

黄烟烟开口道：“我去打听。”我摇摇头：“不妥，刚才我仔细观察那个老头子，他若有若无地怀着戒备的心态，可见对我们已经起了疑心。这事，咱们得谨慎点。”

这时候，药不然插嘴道：“甭问，问了也白问。这窜货场比外头摊子高级，讲究和忌讳也特别多。就连出价，都是伸到袖子里拉手，不让旁人看出来。出了事他们不乐意家丑外扬，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不能问，查不能查，这可有些棘手……”我眼神闪动，在脑子里拼命思考。

药不然哈哈一笑，拍胸脯道：“大许你不用犯愁。天塌下来，有哥们儿这一米八二的顶着呢。那个付贵贵墨的是件瓷器，那是我家的本行。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山人——自有妙计。”

药不然的妙计

说完他做了个手势，往市场里走去，在沈阳道一家一家地逛着古董铺子。每到一处，他大摇大摆踏进去，也不盘货，也不问底，专跟老板扯家常，有意无意泄露自己的来历。店主们知道五脉的，对他都恭敬有加；不知道五脉的，也听过鉴古学会的大名，自然不会怠慢。

连续两天，药不然几乎把沈阳道和周边几个小古董交易市场转了个遍，每家铺子都待了一阵。

我问药不然：“咱们今天继续逛？”“不用了。咱们今天就稳坐钓鱼台，等人上门来咬就成。”药不然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我看他满嘴跑火车，便溜达到旅馆内院，忽然看到一个个人影一闪而

过，还传来呵斥声。我赶紧走过去，以为出了什么事。一探头，却看到黄烟烟在院子里晨练。

黄烟烟比了个手势，让我过去。我不好拒绝，迟疑走进场地。她拽出我的右臂，左手扶住了我的肩膀，整个上半身靠了过来，传来一阵馨香。黄烟烟见我有些陶醉，妩媚一笑，双手突然发力，脚下一扫，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噗通一下摔倒在地。

黄烟烟拍了拍手，得意洋洋地离开院子。我躺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

我还没爬起来呢，药不然的脑袋忽然从走廊探了过来：“赶紧过来，有人上钩了。”

来拜访药不然的是五个人，都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我看着有些眼熟，应该都是沈阳道的几家大铺子掌柜，前两天药不然都去转悠过。他们五个人手里都提着点东西，不是人参就是洋酒，再就是些不算值钱但还稀罕的小玩意儿。

药不然坐在沙发上没起来，态度跟前两天大不一样，举止矜持，看见他们拎着东西过来，下巴一抬：“搁那儿吧。”五个人把东西放到桌子上，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人搓着手笑道：“药老爷子可有日子没来溜达了。”

“我爷爷身体不大好，所以我这做孙子的替他多跑跑。几

位的心意领了，东西还是拿回去吧。”

为首之人见药不然把话噎回去了，有些局促。

为首的掌柜姓孙，孙掌柜对药不然说：“我们听说，药家这儿招了马眼子？跟您讨教几合。”我听得清楚，马眼子是旧社会的江湖黑话，原来指的是擅长相马的马贩子，后来引申到古董界，特指鉴定古董的手段。孙掌柜说药家招了马眼子，就是在问是不是发明了新的鉴定手段。

以前鉴定全靠摸、看、尝，现在一个检测仪器全搞定了，所以精明的古董玩家，无不密切关注技术进展，随时跟进。药家是瓷器鉴定的权威，又有大学资源，他们的研究成果，绝对是各方都瞩目的关注点。

药不然听了孙掌柜的话，笑道：“瓷器这玩意博大精深，哪个马眼子能保证万无一失。”

孙掌柜见药不然没否认他的回话，心中大喜，赶紧捧了几句：“科学昌明啊。到底是北大的高材生。”药不然假意谦虚道：“唉，这可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几个大专院校的研究所也出了不少力。”

连载

眼前的这个女人，身着剪裁合体、样式材质都很高档的职业裙装，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发型时尚清爽，看起来神采奕奕，高贵典雅。叶霓发现，秋棠看向自己的表情里甚至带了一丝微笑，那淡淡的微笑，好像是一丝微光，照亮了她的脸，让她热血上涌，心中突然怒火中烧。

自己曾费尽心机地将这个女人赶走，得到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可如今，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而她，淡定从容，高高在上地甚至是慈悲地看着自己的狼狈不堪。

秋棠和晓华走出医院，心中都是百感交集。

上了车，晓华启动车子，两人良久无语。

晓华长叹一口气，开口说：“我爸这几年怎么老得这么快，我还记得以前握着他的手那么温暖，那么厚

了一辈子，因为你爸的关系我活了两辈子，还有什么好恨的。你爸向你交代后事，说明他自己也清楚明天手术的风险性很大，可以说生死悬于一线。想到即使我们不离婚，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他也能早早离开，我也会过着没有他的日子，那样我不会去怨谁，只有怨命，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生命这么脆弱，在生死面前，那些意气之争算得了什么？当初他那么做总有他的理由吧？他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也不能要求对方非得捏在自己身上一辈子。只是凡事有得有失，你爸他也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有点沉重，希望他自己不后悔就好。”

晓华点头说：“每个人在这件事中都得到了很多，也都付出了代价。”

浦诚忠的手术时间定在早晨九点，但是八点之前必须进入手术室做准备，所以周三一大早晓华就开车赶了过来。

浦诚忠在病房里看到晓华走进来，两只眼睛立即亮了，脸上露出了温柔笑意。

晓华调侃说：“爸，看你挺精神的嘛，问问医生是不是检查错了，你这样哪里需要做什么手术啊？”

浦诚忠咧开嘴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拍拍床边，让晓华坐到他身边。

和晓华终于回到了以前父女俩毫无隔阂、互相开玩笑打闹闹闹的状态，他的心中倍感欣慰。这个女儿而复得，他是真心地庆幸，也为此由衷地感激秋棠。秋棠知道他生病了，肯不计前嫌地过来看看，浦诚忠心中翻腾着的酸甜苦辣不足与外人道。秋棠比上一次见面时，气质更加高雅干练了，和以前的她完全换了个人一样，想着秋棠的变化，浦诚忠的心中惆怅不已。

原以为，他最了解的人就是秋棠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最不了解的人才是秋棠。他竟然不知道秋棠会有那么大的潜力和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几天在医院里，浦诚忠吃的都是医院提供的西餐，饭菜不可口，加上思想负担重，他根本没有吃下多少东西。自昨天晚上开始禁水禁食，到了早晨，他真是觉得饿了。想到秋棠，不由得想起以前她每天早晨的冒着热气的清粥和各色精致小菜。他默默地想，这个时候，要是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大米粥或者小米粥，吃点小咸菜……他使劲咽了咽口水。

